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韓湘子全傳 第三十回 香獐幸脫離水厄 韓林齊證聖超凡

德行修逾八百，陰功積滿三千。均齊物我與親冤，始合神仙本願。虎兇刀兵不害，無常大宅難牽。寶符降後去朝天，穩駕鸞車鳳輦。

話說呂師擊丹在手，高叫湘子道：「仙弟，韓愈既復捲簾舊職，竇氏、蘆英又已離凡，你功行將滿，還少了一件。」湘子道：「師父，弟子還少那一件？」呂師道：「蒼梧岸中還有一個伴兒，在那深潭之下，不曾去度，你終是缺典。」韓夫人道：「蘆英便是師父的伴兒，已在此了；怎的又有一個伴兒，在怎麼深潭底下？」湘子道：「這是我前世的因由，要在今生結證。」韓夫人道：「師父試說一番，弟子們拱聽。」湘子道：「鼓不打不響，鐘不撞不鳴。試說前因，無勞洗耳。」當下，湘子開口說道：「我前生是雉衡山上一隻白鶴，因吸取日精月華，活得百有餘歲。這山上又有一個香獐，也自修煉成了氣候，常與我在蒼梧郡湘江岸口逍遙遊戲。也不知過了幾度春秋，歷了幾番寒暑，巧巧的一日，我兩個正在那裡閒遊，撞見鍾、呂兩位師父按落雲頭，到於江口。我與香獐隨即騰那變化，化作兩個雲遊道人，向前迎接。只說自家的神通廣大，變幻多端，瞞得兩位師父過了，誰知兩師慧眼早已看出我們的本相。我便低頭禮拜，求師一粒金丹，脫換毛軀羽殼；那香獐不知死活，在兩師跟前兀自強辯飾非，指望掩藏本相。那鍾師父猶可，呂師父便怒氣騰騰，掣出寶劍道：『你這孽畜，待要瞞誰？敢謂我劍不利乎！』只這這一聲，嚇得我心膽俱裂，匍匐哀求。鍾師說：『這鶴兒倒也成得個不，這獐兒我用不著，快快去罷！』香獐見鍾師說出這話，他便呵呵笑道：『師父不度我也罷休，我這湘江景致賽得過你那閻苑瑤池，我盡好逍遙自在，也不願到大羅天上，受玉皇大帝的束拘。』呂師聽言，愈加忿怒，口中便唸唸有詞，喝聲道：『疾！』召下黑虎玄壇趙元帥，把香獐直貶到江潭深處，牢拴固鎖，不許放逸。吩咐他：『待我成仙，才去度他，做個守山大神。』其時，鍾師就於葫蘆內取出一粒金丹，與我吃了，我即化作一個青衣童子，喚名鶴童，隨著兩師去朝玉帝。我忖是三生有幸，萬劫難逢，得遇兩師，今日脫換了軀殼，又誰知我父母沒有兒子，終日祈天祝聖，願求一子，以接香火。那昌黎縣城隍社令奏聞玉帝，便發下敕旨，著兩師先送我到韓家去投胎脫化，然後度我成仙。我再三不肯行，兩師說：『玉旨既出，誰敢有違？你且去托生，我們自來度你。』我只得依兩位師父，前往托生為人，不幸父母雙亡，虧叔孀撫育成人。請師父訓我，我師父不教我讀書，暗地裡把金丹大道、秘密玄機，盡傳與我，才得果證超凡，逍遙快樂。一向為度叔父、孀娘、蘆英小姐，忙忙碌碌，竟忘了香獐這一節了。今日得呂師父提起，索性做一個徹頭徹尾的事。」呂師道：「張千、李萬，統一朝宗。」當下，湘子便向東南方唸唸有詞，只見一員天將立在面前。那天將如何打扮：

頭戴著罡叉盔，金光耀日；手執著纏絲槍，銀色迎眸。身穿的是綠蟒緊環，腰繫的是玉縑潔白。三隻眼閃閃爍爍，不容魑魅潛藏；一隻腳整整齊齊，不怕妖魔衝突。算來不是普陀門下大金剛，恰是那華光藏前馬元帥。

這馬元帥躬身道：「復仙師，有何差遣？」湘子道：「蒼梧郡湘江潭底，拘係著一個香獐，罪業已滿，快去取來！」元帥領命前去，不一時間，把香獐取到，騰身別去。

那香獐看見呂師擊著仙丹，立在上頭，驚得魂不附體，倒身叩首道：「弟子今朝重見天日，望師父不念舊惡，饒恕弟子則個。」呂師微微笑了一聲，道：「獐兒，你怎的不享用那湘江景致，來此做恁？」香獐道：「井蛙陋見，蠹測管窺，師父慈悲，三生有幸。」湘子開口叫香獐道：「汝近前來，聽我吩咐！」香獐匍匐向前，低頭換聽。湘子道：「生身難得，仙路難通。汝雖墮落畜主道中，喜得性靈不昧，可以返本還元。我今取汝前來，做一個守山大神，管轄這一片山場洞府，享人祭賽，汝情願麼？」香獐叩首道：「弟子沉埋水底，養性潛靈，得守名山，已出望外，豈有不情願的理。但昔年呂師父在湘江岸口曾說：『待鶴兄成仙，度我去看守洞府。今日師父取我來守山，呂師父的言語已應驗了，但不知鶴兄今在那裡，也曾成得仙否？怎的不見他前來度我？』」湘子道：「我前生就是鶴兒，今日已成正果，做第八位神仙了。」香獐道：「師父是幾時成仙的？這隔世因由，再來結果，師父試說一番。」湘子當下把前事說了一遍。香獐叩頭說道：「過去現在，雖有不同，望師父動念前因，舍一粒金丹，度脫弟子去做一個仙人，也是一緣一法。」湘子道：「汝孽緣未脫，罪障未除，只好管轄山靈，享此血食；汝若從今以後皈依大道，變換肝腸，做一個清淨道人，轄一方無逸世界，積功累行，德厚尊崇，到那時節，我再來度汝脫卻塵家，超凌仙境。」香獐道：「只求師父慈悲，弟子敢不反邪歸正。」這正是：

但存心里正，何愁眼下遲。

得師順指力，是我運通時。

這是香獐一段事情，不必多贅。

當下，呂師開口說道：「我這金丹非同容易，奪天地主宰之造化，奪太極未分之造化，奪乾坤交始之造化，奪陰陽不測之造化，奪水火既濟之造化，奪五行戰克之造化，奪萬物生成之造化。人人具有，個個完成。只是聰明者視為空玄，愚迷者強生執著，遂致元陽走漏，兵氣鐵亡，我今將這兩粒紅丹度化竇氏、蘆英，三粒白丹度化張千、李萬與香獐。各各近前，聽吾吩咐！」香獐又道：「呂師父說話有些古怪蹊蹺。」呂師道：「怎麼古怪蹊蹺？」香獐道：「玄門設教，彼己一般，再無厚薄；今日師父舍大丹救人，為何分紅白二樣？豈不是磚兒能厚，瓦兒能薄？」呂師呵呵笑道：「磚兒瓦兒都是土坯做的，窯裡燒的，本來厚薄微有區分；上清闡教，因人造就，各成其是，不容躐等，所以丹有紅白之分，豈是厚薄其間！汝這畜生，搖唇鼓舌，妄肆咀語，情更可惡。」湘子道：「師父大量，何所不容，望恕獐兒多言之罪。」呂師便把手向南一招，說聲道：「來！」頃刻間，張千、李萬到了，看見竇氏、蘆英俱在，便問道：「夫人、小姐，如何來在此間？」韓夫人道：「你今日好來，我便好先在這裡住了。」說猶未了，退之又到，大家不勝歡喜。正是：

別時容易見時難，要見猶遮萬仞山。

今日突然相遇著，喜從天降兩開顏。

呂師叫韓夫人道：「汝本是聖母臨凡，沾染了榮華俗境，向來迷戀，今始脫鉤。吞下金丹，認取自家面目，未來現在，兩境俱忘。」

又叫蘆英道：「凌霄玉女，頗憶前傳否？」蘆英道：「弟子沉迷下土，劣無知。」呂師道：「汝本凌霄玉女，因天門來閉，私窺下方，遂致淪落，喜得塵根斷絕，覺悟前因，洗濯夙緣，頓消舊錯，返真精乾黃金之室，養真氣成黍米之珠。吞下金丹，早歸原位。」

又叫張千、李萬道：「汝兩人是無福孩兒，今做了有福弟子，只因汝一心事主，百折不回，出百死十一生，無分毫之報怨，忠義可嘉，金丹各賜。」

叫香獐道：「據汝當年頭路，念念皆差，免汝分死，已為大幸，喜得潛修潭底，專氣致柔，身心不動，魂魄受制。今將仙丹付汝，脫汝毛軀，果證為神；再須修煉，仙階有級，福進有基。」當下，竇氏、蘆英、張千、李萬、香獐拜受仙丹，各各吞嚥下去。正是：

坎電烹轟金水方，火發崑崙陰與陽。

二物若還和合了，自然遍體透馨香。

湘子道：「師父，他們既已吞丹脫換，則復職者該還原位，上升者引列仙班，地行者閒遊蓬島，只有弟子父親韓會、母親鄭氏尚隔幽局，未曾拔度，不免有終天之恨。」呂師道：「一子升仙，九族登天。汝父母自然脫離苦海，踏上蓮台，只待玉旨到來，便

見分曉，不必多慮。」道猶未了，只見祥雲縹緲，瑞靄氤氳，鸞鶴盤旋，幢幡繚繞，半空中眾仙齊到。鍾師父雙手擎著玉旨，叫道：「爾等眾仙聽宣玉旨！」旨云：

夫仙者，轉造化之權衡，握乾坤之樞紐，運神功於終旦，現旭日於深潭。汞清金旺，天上之蟾朗星輝；鉛遇癸生，人間之萬物可煉。象帝之先，後天不老。茲爾韓湘，天關在義，地軸維心，行顛倒之法，搬六十四卦於陰符；持逆參之功，繞二十四氣於陽火。回七十二候之要津，攢歸胸內；奪三千六百之正氣，輻輳胎中。濟人利物，德益重而鬼神欽；煉已虛心，道愈高而龍虎伏。伊叔韓愈，原係捲簾大將，貶降塵凡，今能省悟前緣，皈依大道，遵天地盈虛，精專運用；法庚申圓缺，謹成仙派。竇氏、蘆英，以一念之妄萌，致罪愆之做，及幸六振之清淨，無五毒之薰心，夙障既除，合還原位。湘子父韓會，母鄭氏，種善根於九代，積陰德於三生，子既登真，親宜拔度，速著豁無明沙界，登無礙天宮。雲陽子林圭，植慧根於天上，棄軒冕於塵寰，陰陽既濟，屍鬼消亡，水火互交，魂神卓越。張千、李萬，以無緣之濁骨，投有漏之凡胎，雖門靡麗於初生，實效忠誠於末路，潛修既盡，壽算遐增，著在卓草山再修二紀，考核成功。獐兒悟毛殼之難終，冀長生之妙訣，守清閒於地上，享血食於峰嶺，已屬幸生，無容再計。但善根無盡，積累可以報成，業罪易消，更變允稱返轍。若能斷絕腥羶，鏟削塵想，亦許紀功懋賞，引列仙班。閻浮之諸塵盡斷，煩惱不生；仙家之真樂非常，得大自在。爾眾欽哉。毋怠，毋忽！

宣旨已罷，眾仙頂禮謝恩，各歸本位，韓會，鄭氏，魂魄來歸，英靈不昧，諸仙接引，得見。

韓湘初時慟哭難當，恨生前之不聚；既而次喜無限，幸死後之重逢。有《青天歌》八闕紀其事：

真仙聚會瑤池上，仙樂和鳴鸞鳳降。鸞鳳雙飛下紫霄，仙鶴共舞仙童唱。

仙童唱歌歌太平，嘗得鶴算壽萬齡。瑞靄祥光滿天地，群仙會裡說長生。

長生自知微妙訣，幾番口開應難說。不妨泄漏這玄機，驚得虛空長吐舌。

舌端放出玉毫光，輝輝朗朗照十方，春風只在花梢上，何處園林不豔陽。

豔陽時節彩靈苗，莫等中秋月色高，顛倒離男逢坎女，黃婆拍手喜相招。

相招相喚配陰陽，密雨濃雲入洞房。千載靈胎生個子，倒騎白鶴上穹蒼。

穹蒼灑氣罡風健，吹得右旋從左轉。三辰萬象總森羅，三界仙宮朝玉殿。

玉殿金階列眾仙，蟠桃高捧獻華筵。仙酒仙花映仙果，長生不老億千年。

當下，張千、李萬再轉人身，更回陽世，二紀之後，方得成真。香獐道守山靈，遇師點化，元神不散，契合無生。因此所以留

傳下《第八洞神仙韓湘子十二度韓文公藍關記》。有詩以為證。詩云：

豔色即空花，浮生乃蕉谷。

良姻在佳偶，頃刻為單獨。

人仕欲榮身，須臾成黜辱。

合者離之始，樂者憂所伏。

愁恨憎祇長，歡榮剎那促。

覺悟因傍喻，迷執由當局。

膏明誘暗蛾，陽焱奔癡鹿。

貪為苦聚落，愛是悲林麓。

水蕩無明波，輪回死生輻。

塵應甘露灑，垢待醍醐浴。

障要智燈燒，魔須慧劍戮。

外薰性易染，內心難衄戮。

既去誠莫追，將來幸前勸。

上一篇首頁